

■早前在池上穀倉藝術館舉辦的「雲門風景——劉振祥攝影展」 攝影：尉瑋

■在池上<渡海> 2013年 攝影：劉振祥

■雲門舞者體驗收割 2012年 攝影：劉振祥

劉振祥

稻浪中 捕捉舞台光影

池上的穀倉藝術館由六十年歷史的老穀倉改建而成。著名設計師陳冠華收集整理池上鄉親的老照片，凝聚大家對穀倉的回憶，用做減法的方式來進行設計與改建，在最大程度上維持了原建築物的空間和結構。從外觀看，藝術館有着淡墨色簡約外表和通透的玻璃牆，內部則是寬敞的現代展覽空間。

今年的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雲門到池上位於稻田中的舞台上演出《松煙》，在穀倉藝術館中則同時展出攝影師劉振祥的《雲門風景》作品展。與雲門密切合作了三十二年，劉振祥的鏡頭捕捉了舞團無數精彩瞬間。從規整的鏡框舞台，拍到廣袤的稻田中央，攝影師嘗試在無盡流變中定格充滿意義的剎那光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在池上，劉振祥不僅拍舞者，也拍山脈雲彩稻田和當地的鄉親。「就像林老師經常說的，最美的風景是人。」2013年，雲門排《稻禾》，舞團提前一年就到池上，讓舞者和鄉親一起割稻勞作，感受稻子的生命力。劉振祥也留駐池上，觀察四季變化，拍下許多照片。今年再來，他帶著航拍機，嘗試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片土地。

對他而言，池上的山和雲就讓人看不厭。「池上地處盆地，被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夾在中間。冬天天黑得比較早，六點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山脈雲層的變化。這邊溫差也大，清晨，露水蒸發，山嵐的變化是千變萬化，尤其海岸山脈的稜線非常美，每個稜線背後都襯著雲霧一樣。這次來呢，就發現中央山脈的變化比較多，如果早起，會發現山的最高點是紅色的，地下陽光還照不到，只有頂端有陽光，山的稜線是紅色的，這是我這幾天不同的感覺。」

舞蹈與環境融為一體

在被山巒包圍的稻田中拍攝舞者的身影，



■工作中的劉振祥 照片提供：劉振祥

自然和在劇場中不同。劉振祥說，在劇院中拍攝，所專注的是舞者的表演動態，在池上則沒有辦法顧及到演員的細微表情，反而是將注意力主要放在環境上。「舞蹈、土地、山脊結合在一起，變成流動的風景。」於是，《稻禾》的背景變成的真實的稻田，風中稻浪翻滾的聲音也成為了演出的一部分；《薪傳》的<渡海>中，被風吹鼓起的白布如同張開的風帆，與遠處的天地山脈融合在一起，帶來有別於劇場演出的觀感。

《松煙》亦美。當光線衝破雲層灑落在舞台，舞者的影子投在白色的地板上，人與影一起舞動，是劇場中難以經歷的動人時刻。「在劇院中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燈光設計師不會設計這樣的燈光，像老天爺一樣這樣把光灑在整個地板上。」劉振祥說，池上的天光變化很快，拍攝時要不停留意。那天的演出，他本來在觀眾席的最前面拍，忽然一束天光降臨，他趕忙跑到後面，用較高的角度拍下整個大地，捕捉到人與影一起舞動的瞬間。

「這麼大的舞台，拍攝的重點就集中在比較寬的景，如果聚焦在幾個人身上，就感受不到這麼大這麼美的畫面。劇院中就比較着重在身體的線條和姿態上面。」他說。

舞台攝影很好玩

和雲門合作三十一年，劉振祥對雲門的作品如數家珍，但他說，哪怕已經在排練中看過拍過某個作品的片段無數次，當正式演出時，那種感動仍像是第一次看，「整個連接起來就不一樣了。」

在舞蹈演出的現場，一切快速流變，並不可重複。該選擇什麼位置來捕捉畫面，需要當下迅速作出決定。劉振祥說第一次拍時，他通常選用編舞家的角度，選擇編舞家前面的一兩排來拍攝，用編舞的角度來看舞台，觀察每個人的位置和排列。如果有第二次拍攝的機會，再開始嘗試不同的視角，比如從較高的角度來捕捉。「因為雲門的很多動作，地板都很有戲，有時有投影在上面，有時有很多的光影變化，有時有裝置。去比較

高的角度，才能看到舞者和地板的互動關係。」

對他來說，舞台攝影最好玩的正是瞬間的「千變萬化」。「尤其是舞蹈，變化得很快。」他說，「你必須在每個段落中找到幾個定格的畫面。編舞在創作時是不會去考慮定格的畫面的，可是當你要把它轉化成一張平面照片的時候，必須有幾個基本條件。從動態的東西轉成靜態，它的結構、構圖，或者每個人的位置和線條都有關係，我必須去尋找什麼樣的段落可以轉換成平面的照片，這是比較好玩的，需要不斷地尋找。我們常常拍出來，連舞者和老師都會猜這是哪個段落。」

而隨著攝影的數位化及攝影器材的進步，劉振祥認為整個舞台攝影的門檻已經降低很多。「你要捕捉到不錯的畫面，或者把它定格下來都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它的困難在於你賦予它什麼感覺？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畫面？整個流動中，你為什麼去截取這個畫面？」



■劉振祥 攝影：尉瑋

「蔣勳私藏展」登場

於即日起至明年的2月26日，池上穀倉藝術館將展出「蔣勳私藏展」。展覽為蔣勳在池上駐村後首次於池上穀倉藝術館舉辦的個展。

2014年，台灣好基金會展開「池上藝術村」計劃，整修了閒置的老房子，邀請不同的藝術家駐村創作，蔣勳正是第一位入駐的藝術家，也是藝術村的總顧問。這次的展覽除了呈現蔣勳在過去50年間不同風貌的創作，包括水墨、油畫、素描、攝影等外，也展出多幅書畫作品紀念長年為蔣勳裝裱的好友蘇彬堯先生，以及一些特別之當下所創作的作品。對蔣勳來說，這些作品皆有特殊的紀念意義，不管是裝裱的方式，選用的紙張，還是對於一種美的感受的當下，都是難以複製的珍貴。另外在駐村期間，蔣勳用自己的手機所拍攝的池上生活風景也將展出，呈現他眼中的池上樣貌。



■展覽一角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秋天遇見巨人——法式再現卡繆《圍城》

台中「國家」歌劇院(NTT)，秋天推出「秋天遇見巨人」舞台系列，發表多個音樂、舞蹈、戲曲、劇場演出，包括華格納歌劇《齊格飛》、雲門舞集《林懷民舞作精選》、陶身體《5 & 9》、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美國民主》等等。其中巴黎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圍城》，可能是最具現實觀照的一齣「經典改編」劇場。法國劇場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與巴黎市立劇院，改編卡繆(Albert Camus) 1948年的原創劇本《圍城》(L'État de Siège)，講述彗星劃過天際後，病毒迅速蔓延。為免人心惶惶，名為「瘟疫」的獨裁者，現身西班牙小鎮宣佈戒嚴，他與女秘書「死亡」推翻原來的統治者，開始監控人民，勒令實行一連串鐵腕政策。深陷恐懼的人們惟有跟隨集體意志服從命令，最後有人反抗、犧牲性命，才出現自由曙光。

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把演出設定在傾斜的舞台，多媒體屏幕中的彗星驟降，「瘟疫」與「死亡」分別身穿黑、紅皮衣現身，舞台上的世界突然進入「緊急狀態」。舞台上層分隔的設置，突顯出由上而下的操控與奴役。服裝標註的階級特性也非常明顯——統治者的皮衣、同謀者中層人員的制服，與庶民們粗糙油膩的汗衫、便服。這些造型、舞台色調，讓《圍城》特別昏暗、封閉，乃至黑箱作業、頹然不見出路。劇中最荒謬的莫如庶民們要先領「健康證明」，才能被批出「生存證」(按：以證實健康水平合乎公民要求)；但要先有領「生存證」，爾後才能以公民身份量度健康與否，以獲一紙「健康證明」(按：必須

有公民身份作前提，才能得到官方處理個案)。這部分舞台出現多張特別長的辦公桌，官方與庶民隔着相當遙遠的距離「討論」辦理證明文件的問題，加上傾斜的舞台地板，不對等的關係暴露無遺。極權之下，人人如墮「無物之陣」，耗盡力氣，動彈不得。

《圍城》最後通過一位黑人演員扮演與強權對壘的「人民英雄」。人們在困境與恐懼中對生存零敲碎打地追尋，或魚死網破或絕處逢生。究竟誰是「異鄉人」，誰是「外來者」，誰是絕對權力，在21世紀的法國、歐洲以至世界，都是亟需深思的現實課題。

這也很容易令人想起，意大利當代哲學家喬爾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成名作《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裡，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以「假想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fictif)或「政治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politique)為名，實行凌駕於憲法的統治。統治者可以根據憲法中的黑洞般存在的「例外狀態」，將憲法及一切法律懸置，解散國會並實施軍法統治。納粹時期，希特拉正好利用這種憲法漏洞，將當時世上最先進的魏瑪共和憲法懸置，以永遠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為名，透過各種緊急狀態時頒佈的行政法例(regulations)，實現納粹主義的極權社會。所以「例外狀態」是非常危險的政治處境。如同911事件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藉實施「例外狀態」的權力，進行他的反恐戰爭。



■《圍城》攝影：Jean Louis Fernandez 提供：台中「國家」歌劇院(NTT)

參與《圍城》演後座談的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與林懷民老師，感嘆卡繆於70年前寫就的劇本《圍城》，在屢受恐怖襲擊創傷的歐洲依然有所啟發。導演坦言，不論是全球右翼抬頭、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熱浪，以至一系列美國、巴西、波蘭、意大利、瑞典、匈牙利的右傾領袖上台，恰恰是一個契機(或危機)，思考人類正在建造哪一種未來，需要哪一種希望和自由，以及我們如何克服恐懼、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公民，建構哪一種群已關係。林老師進一步追問，卡繆既是信奉人道主義的法國作家，人道主義在歐洲還存在嗎？現在的世界，以二十、廿一世紀的人類組成，並由生於二十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領袖帶領，年輕人特別需要知道將來怎樣去選擇。選擇的可能性，已不是在超市選購商品那麼簡單微小，而是更深層次的選擇——我們信奉什麼，為什麼而努力，向人類哪種美好的價值邁進——一切遙遠又靠近。

劇場版《圍城》，把故事說完了。圍城中的我們，前路還長着呢。

周末好去處

伶影雙輝——吳君麗舞台藝術剪影

粵劇名伶吳君麗9月26日離世，為紀念這位一代紅伶，香港文化博物館特別舉辦「伶影雙輝——吳君麗舞台藝術剪影」紀念活動，透過吳君麗主演的電影和她捐贈的文物，讓觀眾回顧她在演藝事業上的貢獻。

電影節目由香港電影資料館策劃，於12月期間在文化博物館一樓劇院放映八套吳君麗主演的電影，包括《龍虎關前烈女魂》(1960)、《教子逆君皇》(1960)、《三王嫁二喬》(1958)、《百鳥朝鳳》(1961)、《白門樓斬呂



布》(1961)、《鐵面無私包公審烏盆》(1967)、《雄心太子》(1965)和《風流才子俏丫環》(1967)，讓觀眾重溫吳君麗在銀幕上的風采。

文物陳列現於文化博物館內的粵劇文物館舉行，展品包括吳君麗以往演出所用的戲服、盔頭、劇本和相片等，展期至明年2月25日。

有關展覽詳情及電影放映時間，請瀏覽香港文化博物館網頁：www.heritagemuseum.gov.hk/zh_TW/web/hm/exhibitions/data/exid256.html，或致電21808188查詢。

PMQ元創方「玩創夏令營——小學限定」成果展

今年暑假，PMQ元創方曾特地為中小學生設計「玩創夏令營」，從「好奇(Wonder)、狂想(Open-minded)、創作(Works)」出發，打造鼓勵探索、想像和實踐的自由空間，讓超過五百位學生跳出傳統學習模式，全面釋放創作潛能。而從12月21日至23日，PMQ則將於2樓智方(Qube)展出「玩創夏令營——小學限定」的創作成果，作為暑期「玩創夏令營」的延伸活動，將多間參與學校的學生所創作的狂想又率真的村莊模型和小村故事書呈現大家眼前，讓大人們看了也會



心微笑。展覽同時號召家長、教育者及公眾人士來免費參加「創意教育在生活」座談會，在是次分享會中，三位創意人，包括：Aaam建築設計工作室共同創辦人蕭健偉、新創手機程式編制平台Abtutu Limited董事總經理梁子謙、樂在製造社會設計及研習所研究員吳伯風，將擔任講者，與主持人緣綠丫創辦人柯佳列及參與者分享創意教育的經驗與實踐，引領家長或教育者探索如何把蘊藏在孩子體內的創意激發出來。